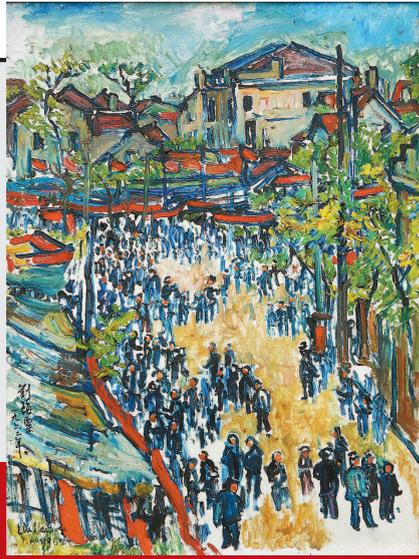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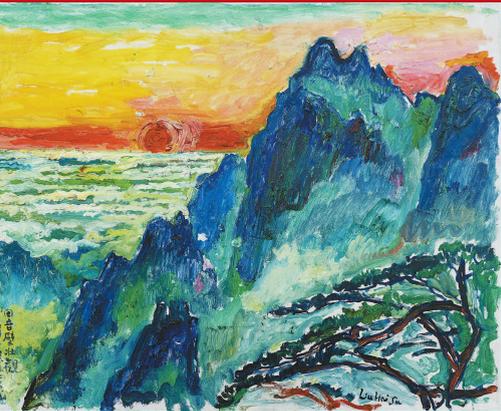


# 国家艺术杂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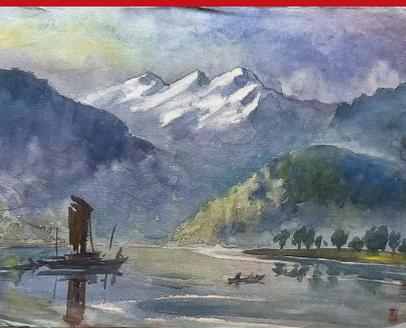
■ 刘海粟 上海庙会 布面油画 一九六二年



■ 刘海粟 回音壁壮观 布面油画 1982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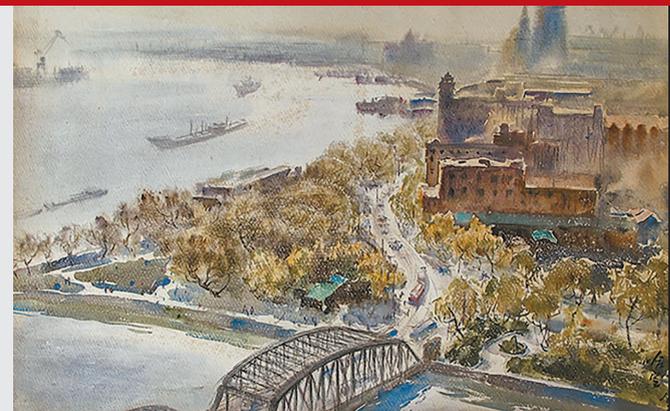
■ 陈逸飞 孟小莉肖像 (孟光女儿) 纸本素描 一九七五年



■ 潘思同 天目山下 纸本水彩 1960年代



■ 程十发 淀山湖探梅 瓦当墨拓、纸本设色 1986年



■ 哈定 外白渡桥 纸本水彩 一九七九年

## 「闲约深美」是父亲的一生所求

口述 刘蟾 文字整理 吴南瑶



■ 刘海粟 黄山万壑奔腾出 纸本泼墨 一九八七年

“虹约申美——刘海粟与两代上海美专绘画作品展”正在朱屺瞻艺术馆举行。作为上海美专创始人，刘海粟先生领导探索中国画创新与油画民族化，奠定了上海作为中国“新兴艺术策源地”的基础。本刊特约画家，刘海粟小女儿刘蟾回忆父亲教诲，回望一代艺术大师刘海粟恢宏的艺术人生。——编者

### 蔡元培先生影响他一生

父亲作为美术教育家与美术史论家，有着东西方艺术开阔的视野，无论是中国画、油画还是书法，他的创作中凸显着中国文化中苍莽浑厚、刚劲雄强的一面。

1912年，年仅17岁的父亲在上海虹口区乍浦路上一幢普通的石库门房内，与马始光等一起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(即后来的上海美专)。这段经历，给予了他与同时代艺术家卓然不同的起点。开放的理念、创新的魄力、挑战的勇气，因办校，父亲受到了北京大学校长，后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的赏识和鼓励。1922年蔡元培先生出任上海美专董会主席，提出了“闲约深美”的治学及办校方针。父亲立刻撰文表达了自己对这四字箴言的理解，就是要以“不息的变动”作为美专自身的精神内核。父亲认为“在这种不息的变动之中，也许能产生一种不息研究的精神”，他不仅将这四个字作为办校方针，也将它作为了自己从艺的理念，求新求变，一生追求时代精神，时时刻刻都敢为人先。

1929年，父亲受教育部之命赴欧洲游学考察。正是蔡元培先生，他不仅为父亲争取到了赴欧洲考察名额，还聘任其为大学院的挂名撰述员；之后，他全力支持了父亲举办“中国现代展览会”的计划，令这一中西文化艺术交流史上的壮举，成为了当时欧洲艺坛最大的盛观。父亲晚年一直和我们回忆第一次去欧洲前，蔡先生对他说的一席话：此行不是为了你我个人，希望你们学成归来，为国服务。蔡先生的这段嘱咐，父亲始终谨记。1952年秋，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，上海美专与苏州美专、山东大学艺术系的美术和音乐两科合并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，简称“华东艺专”。在学校赠送的纪念册扉页上，父亲充满激情地写了这样一段话：艰苦缔造的美专，为了中国的新兴艺术战斗了四十年，现告一段落，调整为华东艺专。伟大的精神和灿烂的成绩，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……一切的一切都贡献给祖国。

1934年，排除了各种困难，“中国现代展览会”在德国召开。在开幕式发言中，父亲说了这么一段话来总结中国艺术：“中国画学之特质，不用如法律般要求着辩护人，也不要向科学般去证明，更用不着批评与分析，我们只须让图画去感应与说述……这次展览各画，对于任何德人得能亲近认识与了解中国特质，而具有普遍与时间无限性的美。”结合父亲一直对我说的，学画不单是学画，更要紧的是了解中华传统文化，我认为，虽然艺术史都将“融汇中西”作为父亲的艺术特点，但父亲不论在理念还是创作中，都忠实于自己血脉中的传统因子。他并非刻意追求中西结合，而是将吸收的营养自然地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，不断地学习和实践，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。他的变并非无根之变，而是深植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。正如他常说的，“古到极点就是新到极点”，研究书画，就一定要研究出中华文化的精髓。

### 精神激励更胜书画图卷

我是父亲最小的女儿，出生时，父亲已50多岁了。有很长一段日子，我都陪伴在他身边。父亲的精神气一直很足，他喜欢书写催人奋进的内容，如“精神万古，气节千载”，这可以说是他的座右铭，写了很多遍。他多次对我们讲，“精神万古”就是一切艺术都是精神的创造，从事艺术的人，都应追求这种万古不朽的精神。“气节千载”讲的是一个人的品格。从事艺术的人，尤其要讲这种气节，要有凛然与浩然之气。因此，父亲拿起笔来，就是一个中国人对待艺术的态度。他内在的大气与文化自信，从他的作品中喷薄而出。父亲晚年三次中风，更不用说那场旷日持久的磨难对他精神的折磨，但他以超越常人的坚韧意志藐视一切，以旺盛的生命力和高度的自信战胜了一切阻碍。困难的时期，我亲眼看着母亲与父亲一起，克服了各种令人难以承受的压力，镇定自若地处理日常的生活；而且他们都是非常乐观的，从没看到他们唉声叹气或愁眉苦脸。

人处逆境，最难的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。父亲说，只要想到司马迁忍辱成书，想到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，再自问光明磊落，问心无愧，便能心平气和地在地板上睡觉、在搁板上创作。全家蜗居在弄堂里的那些日子，父亲依然想方设法弄到了纸笔。有一次，父亲的学生陈钧德的妻子罗兆莲送来了一盏旧货市场淘来的台灯，父亲高兴极了，因为对于画家来说，光线实在太重要了。他因此画得更起劲了。后来，他曾在给新加坡收藏家周颖南的信中，倾诉自己的人生感悟：“不息劳动创造，能够使你伟大，而享受到真正幸福。”我想，从某种角度而言，是绘画帮助他走出了人生最黑暗的日子。

1977年，父亲开始用“年方八二”来题字落款，他称这是仿照旧时戏曲小说年轻女子“年方二八”的称呼，表示自己依然有青春之心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希望“今后的新创作是一连串的杰作”，将超过自身65年来的所有作品。

1988年，父亲决定第十次上黄山时，已是93岁高龄。收到他的信，我立刻赶去南京陪他。一早，安徽省政协派车送我们，南京到黄山，车程可谓遥远。中午在宣城歇脚，大家都劝他慢慢来，他却执意吃了饭就要继续赶路，说“等不了，我要去画黄山”。于是我们当天就赶到了黄山，住在山脚下。第二天一起身，他便开始写生，学生劝他，“海老，不要太累”，他答，我要怕苦怕累就不出门了。画完后又催着我们要立刻上山。可以说，他对黄山的每一棵松树、每一块奇石都了然于胸，但每次上黄山，他都充满创作的激情，像第一次登山一样，抱着极大的热情，去寻找新的绘画灵感。父亲给艺术界留下的，远不止书画图卷，更是一种精神激励。他曾说：“我的黄山画中有许多自己的影子，具体而言一是豁达、豪迈的品格契合，二是天真烂漫的情怀寄托，三是不息变动和创新精神的应和。”父亲确实以漫长而充盈的一生，实践了“闲约深美”。

### “虹约申美——刘海粟与两代上海美专绘画作品展”

时间：即日起至2025年1月12日  
地点：朱屺瞻艺术馆